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四

戶婚門

爭業上

吳盟訴吳錫賣田

吳錫繼吳革之絕，未及一年，典賣田業，所存無幾，道逢其人，兩手分付，得之儻來，殊無難色，吳肅乘其機會，未及數日，連立五契，并吞其家，括囊無遺，不自屬厭，盡而後已，吳盟遨遊二者之間，既與評議，又同僉押，志在規圖，豈復忠告，必未滿意，入狀於官，以勢劫持，吳錫之破蕩，吳肅之貪謀，吳盟之騙脅，三子之情

其罪惟均所立交易固非法意然復還原主不過適以資其遊食之費終成一空又且何益要知吳革家業其得之也不義其去之也亦不義此理之常初無足怪吳肅今又從而效之將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吳盟吳錫各勘杖一百且以吳肅正身亦曾到官並與聽贖五契田產約計五十二畝半以鄉原體例計之每畝以錢三貫足今亦不復根究但北原一頃四百五十把原係標撥與吳革之女吳錫不應盜賣吳肅不應盜買當廳毀抹計其價值與所以錢數亦略相當其餘四契却聽照契為業仍押吳錫出外對定原撥交分田產申

使州送宜黃縣張椿與趙永互爭田產

趙宏置產於宜黃、卜居於安慶、相去隔遠、不可照應、托弟掌管、甚合人情、若無官物少欠、不可謂之逃亡、趙煥以兄之田、視為已物、初以獻于學、繼復獻于郡庠、前後反覆、已自可惡、且其不出田主本意、不可謂之合法、今田在官司、撥名貢士、其事已久、似未易動、趙宏之男趙永、持安慶公文、就本州陳乞、執出干照、具述前事、欲還原業、拖照、僉廳所擬、謂既是祖業、分明、官司難以向執、使府照行、給付管業、可謂用意之厚、施行之當、張椿乃佃田之人、輙敢固執、欲歸于官、以貪耕作之利、觀其狀詞、以趙

永為汎非是趙宏之手彼執安慶公文非無所據而張椿敢於虛言且謂委送本州各被買囑夫在城官府閭郡僚屬豈無特立獨行而張椿肆無忌憚以至於此逃田之法自許歸業況非逃豈容沒官今官司已係給還佃人乃敢繳駁殊為可恠欵乙照僉廳原擬施行再敢有詞重行照斷

羅琦訴羅琛盜去契字賣田

趙宅買羅琛庚難字號晚田一畝二角二十步既有契字又繳到受分闗書則無批破交易既正縱有不明亦非知情今據羅琛親兄羅琦陳狀謂本位已曾買入復被羅琛偷去千照轉行

典賣盜竊之事理或有之、但羅琦並無片紙執手、考之省簿、又是兄弟今為一戶、稅錢苗退受復無稽考、官司將何所憑退回交易、其田合與照契為業、又據羅琛所供、此田原係典與姨夫謝忝、又有一兄羅球、亦係連關受分、必能證明、況是親戚兄弟、自宜從公和對、如當來委有曲折、合就羅琛名下監還價錢、

高七以狀訴陳慶占田

據鄉司供首陳文昌起立高七一詭名、尋出引告示歸併、已係陳文昌承認入本戶訖、今高七一輒來陳狀、謂自己所置田產、不應歸併陳文昌戶、及索干照呈驗稅一百二有零、契立價五

十貫已是不謟又於内即無號數畝步別具單帳于前且無縫印鄉原體例凡立契交易必書號數畝步於契内以憑投印今只作空頭契書却以白紙寫單帳於前非惟稅苗出入可以隱寄產業多寡皆可更易顯是詐欺勘杖六十照陳文昌責杖歸併尋具案隱斷係高七一當廳責狀歸併再與照行免斷

曾沂訴陳增取土田未盡價錢

曾沂原與胡元珪因年限已滿遂將轉典與陳增既典之後胡元珪却就陳增名下倒祖曾沂難以收贖雖是比原錢差减然鄉原體例各有時價前後不同曾沂父存日典田與今價往往

相違況曾沂原立契自是情願難以反悔若令陳增還足原價則不顧收買再令曾沂收贖無祖可憑且自今所務已久不應施行仍乞使府照會

游成訟游洪父抵當田産

准法應交易田宅過三年而論有利債負准折官司並不得受理又准法應交易田宅並要離業雖各零典賣亦不得自佃賃游朝將田一畝住基五十九步出賣與游洪父價錢十貫係在嘉定十年印契亦隔一年有半今朝已死其子游成輒以當表抵當為詞契頭亡没又在三年之外豈應更有受理且鄉人適

法抵當，亦誠有之，皆依典契立文，今游朝之契，係是永賣，游成供狀，亦謂原作賣契抵當，安有既立賣契而謂之抵當之理，只緣當來不曾交業，彼此違法，以至爭互，今歲收禾，且隨宜均分，當廳就勒游成退佃，仰游洪父照契為業，別召人耕作，

繆漸三户訴祖產業

繆昭生三子，長曰漸，次曰焕，又曰洪，繆昭既死，而以長子漸立户，是繆漸即繆昭之都户，今繆漸兄弟俱亡，其子孫析而七，各有户名，而祖繆漸猶未倒除，逐年官物，互相推托，虧陷已多，保長具申，追到供對，各已招伏，認將繆漸稅錢，均依三分入户送

納已得其直內一分繆友臬状訴祖户税錢雖均為三祖户田業各自占據未曾分析既分税亦合均田令勒令繆友臬供出繆漸户田產並有號段僟果是實豈有不行均分之理鄉司先將繆漸税錢均分除倒原户外押各人對衆標食本縣約束發舉之家雖許用幹人然至爭由產不貲分關簿書却難以幹人推托將邦係是繆康仲幹人與詞首繆友臬自有同關主僕之分不應在庭不遜抗對其主若不懲治押下他頭至致孫横生事無由絶詞將邦先勘杖六十仍並監追正身供對

呂文定訴呂賓占據田產

呂文定呂文先兄弟兩人父母服闋已行均分文先身故並無後嗣其兄文定訟堂叔呂賓十三年八月投印契要分明難以作占據昏賴儻果是假偽自立賣契豈應更典縣尉所斷已得允當但所典田產呂文定係是連分人未曾着押合聽收贖為業當原未曾開說所以有詞當廳讀示給斷由為據仍申照會

王九訟伯王四占去田產

王九狀論王四擅賣本戶田產欺謾卑幼今索到游旦元買契係是王九父王昕着押開禧元年交易次年投印分明准法主理訴田宅而契書分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死者不得受理

今業主已亡而印契亦經十五年縱曰交易不明亦不在受理之數田照原契為業餘人並放

羅棫乞將妻前夫田產沒官

羅謙生子三人長曰昱次曰寀三曰崈父母身亡已當服闋分而為三當簿各有姓名今羅寀已死有男羅寧老隨母改嫁同曾祖之弟羅棫後寧老又死羅棫以寧老所分田產作絕戶獻于官今寧老之叔羅崈欲以長兄羅昱次男為兄命繼於法亦順但在法諸已絕之家而立繼絕子孫諸近親尊長命繼者於絕家財產若無在室歸宗出嫁諸女以全戶三分給一分餘將沒

官合聽羅公以長兄之子立為羅宻後將羅宻家業給與三分之一其餘照已行没官但羅棫原與羅宻係是服内從弟羅宻身死豈應以妻阿王嫁與羅棫准法諸違法成婚謂嘗為袒免以上親之妻未經廿年雖會赦猶離羅棫取阿王方更三年合與聽離若阿王再歸羅宻家不復改嫁撫養其子當用夫從其妻之法聽阿王為主免與没官引押兩名下鄉取已離狀申

陳五訴鄧揖白奪南原田不還錢

陳世榮紹興年間將主屋出賣與鄧念二志明志明生四子其地係第四子鄧謀受分鄧謀於淳熙十一年獲將賣與長位鄧

演明載有夥客陳五居住，陳五乃陳世榮之孫，鄧演諸子，又各分析離為三四，多係陳五贖回，但內鄧楫一分未曾退贖，見得陳五猶是鄧楫地客，且當元陳世榮既作賣契，倘非業主情願，無可強令收贖之理。去冬方燧出名唱歌推晚田四畝，田在陳五門前，其主鄧楫託陳五作新婦吳二姑收買，往往欵為寄稅之計，其後陳五自以田在本人之門，便於耕作，託曾少三致懇，憑鄧四六寫契，就以本人南原祖業田兩相貿易，陳五立契正行出賣，鄧楫亦立約付陳五，俾照方燧田為業，陳五與曾少三、鄧四六送獄供對，各已照付分明，今陳五不以方燧田自

鄧楫户入己為業，却以南原田入鄧楫户，為無價錢質易田產，於法雖不許，然彼此各立賣契，互有價錢，憑此投印，亦可行使，陳五與鄧楫自有主僕之分，往往又欲併贖鄧楫一分住屋，而鄧楫不從，因此交易，遂為倚賴，可見姦横，李洪與陳五，即無相干，初狀到官，乃作李洪名字，故入勾加，教唆詞訟，妄為無賴，李洪陳五，各勘杖一百，其田各照元立契管業，餘人並放，

使州索案為吳辛訟縣抹干照不當

照對近准使帖行下備坐台判參照縣尉知縣所斷，縣尉以吳元昶之地，與徐六三為隣，令徐六三照親隣退贖，知縣謂徐六

三得産之後、吳元昶方買隣地、又起屋在上、所不應退、知縣之
說爲是、但兩家原買吳元祖地、共二千二百七十九步、而縣尉
打量、共只有六百單二步、若以徐六三原兩號、計五百八十步
取足之外、吳元昶所置、遂成虛設、吳元昶雖有傳來上手契本、
今既無地、自是置買不明、難以將有契無地文字出賣、其地取
足徐六三契外所餘二十二步、或令徐六三貼錢就買、或撥吳
元昶就監原錢、聽從兩家之便、庶絶詞訴、本縣見其辭理瞭然
明白、遵從台判、索上吳元祖原買契、要監還吳元昶買價錢、據
吳元昶幹人吳辛、賫出原契、當官毀抹、一遵使州施行、案吏徐

和不看當來一契共買四項山地，只有一項唐文廣戶二十二號，合行毀抹，却乃滚同呈上，一時不照，併毀入案，拖照共契，委有傳賣吳士良傳天明唐仲明三號，與徐六三所訴不相干，合聽交易，除將承行人徐和勘杖六十，備録斷由，聲載三項畝角四至，給付吳元昶為照，儻吳辛當時取覆，自當改正，初不必越訴于州，条煩官府，所有價錢計五十貫文，亦是四號總數，官司見今不見得唐文廣一號，合計幾錢，引監吳元昶從公對定，取合狀申，仍繳原判申使州照會。

熊邦兄弟與阿甘互爭財產

熊振元生三子、長曰邦、次曰賢、幼曰資、熊資身死、其妻阿甘、已行改嫁、惟存室女一人、戶有田三百五十把、當元以其價錢不滿三百貫、從條盡給付女承分、未及畢姻、女復身故、今二兄爭以其子立嗣、而阿甘又謂內田百把、係自置買、亦欲求分、立嗣之說、名雖為弟、志在得田、後來續買、亦非阿甘可以自隨、律之以法、盡合沒官、縱是立嗣、不出生前、亦於絕家財產、只應給四分之一、今官司不欲例行籍沒、仰除見錢十貫足、埋葬女外、餘田均作三分、各給其一、此非法意、但官司從厚、聽自抛拈、如有互爭、却當照條施行、

章明與袁安互訴田產

准使州行下經量田產、明示約束、各以見佃為主、不得以遠年干照、輒行經量、妄行爭占、王文去年買袁安戶田、雖是見行投印、而袁安上手、為業已久、近因經量、章明乃費出乾道八年契書、欲行占護、且契後即無印稅、莫知投印、是何年月、契要不明、已更五十年以上、何可照使、合照使州行下、付見佃為主、如再有詞、從杖八十科斷、

吳肅吳鎔吳檜互爭田產

吳肅嘉定十二年一契典到吳鎔帝字號田六畝二角、官字號

田二畝三十步、約限九年、亦已投印、其間聲載批破祖關去失、上手不在行用、無不分明、吳肅拘收花利、過割稅苗、凡經五年、近有吳檜、遽來爭占、吳肅入詞、追到在官、就索干照、檜賣出絕與二十年、其祖吳武成賣與吳銘之曾祖吳四乙赤契一張、又於空紙後批、作淳熙八年贖回、就行租賃與原佃人耕作、且當原立契雖可照證、厥後批作、何所依憑、況原契既作永賣立文、其後豈容批回收贖、縱仿贖果無偽冒、自淳熙八年至今、已歷四十二年、胡為不曾交業、若曰就行佃賃、固或有之、然自吳四乙至吳銘、凡更四世、未有賃田可如是之久者、准法諸典賣田

宅已印契而訴訟坵不同者止以契內四至為定其歷過年限
者以印契之日為始或交業在印契日後者以交業日為始又
准法諸理訴田宅而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亡者官
司不得受理吳檜所費干照已經五十餘年其間破碎漫滅不
明已甚夫豈在受理之數所批贖已經四十餘年其田並未交
業仍在原主豈應不以吳肅交業為正原其爭端實以吳鎔不
曾繳納上手卻將與原出產人吳檜通同昏賴吳檜乃吳鎔之
叔同惡相濟為謀甚深彼吳肅故為聚斂之家前後交易未必
無違法之契近因本縣根究一二已行懲斷故嗜利之人從而

朋谷賴之心矣豈知民各據道理交易各憑干照在彼則曲在此則直曲者當懲直者當予其可執一以墮奸謀吳鎔初焉附合志在得田不思姦計果行不免盜賣之罪及送獄根勘供招自明吳鎔吳檜各勘杖六十廢契毀抹入案田照吳肅交易爲業、

胡楠周春互爭黃義方起立周通直田產

照對頴秀鄉二十三都有周通直趙必傳兩戶官物連年不納無可追催當據胡小五供吐謂係胡楠詭名追上監納續據胡楠狀陳認歸正趙必傳苗稅外其周通直一戶原是黃義方起

立賬蒙監納官物合與給付原田就賣出義方砧基簿內有稅田丁盈三十六號丁盈三十八號丁行七十六號丁行四十號丁行四十八號丁行七十六號共計五坵未曾交易見得委是黃義方戶稅分明田隣黃政所供一同今有周春執出契要後有丁盈七十四號丁盈七十五號丁盈七十八號丁盈七十九號丁盈八十五號作黃行元贖回黃義方資陪與阿廖也田號數雖同似可影占而其僞有四周春契內五號係是屯田黃義方嘉定五年已賣與丁乙秀次年校印分明無緣其後再將此田賣與阿廖此其一也今人買田或納屯職或納苗稅交易之

始使立户名阿廖所置黄義方田既無人納又不損亦不察黄仁憑何收贖此其二也黄義方既立周通直户周通直税苗即合黄義方送納黄義方田産即是周通直物業今砧基簿内尚有墺田五號未曾交易豈應他人冒占此其三也胡楠嘉定十四年七月追逮到官監納苗税而周春印契乃在其年十二月事發之後旋行計議難以憑信此其四也即此四項周春之偽粲然明白阿廖重疊偽契毀抹入案周春契連他産未欲併毀初事送尉司展轉兩年訖無成説索案看定姦不可逃使州見行經量約束應有冒耕許人陳告從條給佃今黄義方起立周

通直户，積年逃亡，本縣見就胡楠名下監納官物，胡楠却於周春名下告首耕，儻不給付，官司榜示何從示信，民間逃田何從明白，除先給據照使州行下付告人為業。胡楠又賫出黃義方砧基簿內有地名髙㘰丁地斗稅田十三號，縣尉打量有十一號見存，據佃田人徐五三供，係作吳十九解原户逃田，追上田主供對，而吳宇年方十四，並無片紙干照，此固難以占據。及將省簿點對，吳宇户名是吳朝請敍位，自前即無逃田入納，見得此田亦是黃義方稅田分明，合併與胡楠為業，仍申使州照會。

阿李蔡安仁互訴賣田

蔡安政生子三人，長男新，次男先，幼男安仁，單身將所受分田，遜與二兄，藉以供養，其意甚佳，今安仁雖無文，而原來分關聲載分明，二兄俱喪，其姪却欲給據出賣此田，則安仁何所仰給，合且存留，為安仁以贍日用，候其身故，却照原約為主。

羅柄女使來安訴主母奪去所撥田產

羅柄户計稅錢五十餘貫，正室無嗣子，有婢來安，生子一人，嘗以批帖付之，謂吾年六十，不為繼室所容，逼逐在外，女使來安有子護郎，寄在田舍，將及一歲，今以平心安處之，撥龍岩田三

千把以充口食未幾護郎身故繳還此田仍歸羅氏繼而來安
遣還父母羅柄以典到楊從戶田併上手契要付與為業須立
阿鄒戶以楊從戶頭楊照稅錢四百五十三文歸之事在嘉定
九年有省簿可考時羅柄無恙未曾有詞次年楊從役以此田
立契倒祖就賣于阿鄒亦有印契至十一年阿鄒又以自己錢
會與楊從鄧家坪等田六號計價錢五十一貫再收稅九十七
文阿鄒本戶兩項稅錢共計五百有一當職到官從條不許起
立女戶而以父鄒明替之十四年秋已差鄒明充應苗長一次
是所入產業不為不明收苗利不為不久羅柄去年纔死其幹

入貲緫錄入狀于官歸併鄒明稅錢攙奪阿鄒產業非惟羅柄所與者欲行規圖而阿鄒自置者亦肆兼并以此存心豈復更有天理且羅柄以五十餘千之稅晩年無聊發遣一婢雖曾生子而不育以典田之稅四百文與之夫豈為過今一旦悉行歸併且與倒祖之錢自典之產併為烏有夫豈近情況鄒明方是前年代阿鄒為戶而今日置到鄒明戶田虛妄可見以此觀之羅柄批帖信而不誣在法妻有七出無子為先羅柄之妻趙氏不惟無子又嘗誘其庶子已為羅柄所出自有公案人所共知已而復歸東羅柄之老且病據其生業逐其孽子而自主家事

使羅柄雖有大廈而不得安居雖有庶子而不得就養行路人聞而哀之咸爲不平今其婦已去其夫已死而猶滋毒不已甚矣雌之不才未有加於斯人者本縣過稅悉憑保人鄒漸用保印有誤過割豈得無罪勘杖六十仰鄉司仍舊項立鄒明戶以原稅苗還之候阿鄒嫁人却聽自隨

漕司送許德裕等爭田事

許奉居安慶府之懷寧紹興三十二年買入金立田業其後許知實爲主知實死其子許國繼之云許奉後真僞實未可知或是相傳或是買入無所憑據但許奉原來入户赤契却係許

圖收掌。至嘉定六年，嘗典與張志通楊之才。七年，後賣與朱昌。朱昌得業，係在張志通楊之才名下贖回，並有連押可證，交收花利，輸納官物，據本鄉勘會，並係相傳得產人主之許奉初契，既已投印，張楊之典，朱昌之買，亦出于照分明。去年之春，忽有許德裕者，來自光之固始，訴于州，自執宗圖，稱為許奉之孫，而許國係是別派，不應盜占已業。考其所供，淳熙九年，其父名多才，自懷寧徙居于光，收得許奉親弟許嵩墣約一紙，謂原買金立產業，係屬婆分，惟嵩一位，獨留懷寧，自管耕種，依分還租，此理固有之，但方當立約，德裕未生，及至持訟，許嵩已絕，縱有私

約非官文書更歷年深何所照據又嘉定二年入狀懷寧曾訴許國盜耕田業時只憑和勸陪還租課得錢五十貫文不欲盡根究果有此項猶可供對今既無原案又無對定文字且典賣之後又經十四年不曾有詞平白入狀只據口說又何所憑籍詳德裕所供雖曰有樸佃文字然自淳熙九年至嘉定二年相去二十七年胡為全不交租雖曰續曾陪還價錢然自嘉定二年至寶慶三年相去有十九年胡為不再管業直至去春方來入詞許德裕之父名多才原與樸佃者既死許國之父知實原自為業者又死許奉之弟許嵩原立約還租者又死却欲妄憑

宗派白紛，意在昏賴，實難行使。以意度之，許國未必是許奉之後，許嵩却原爲同分之人，若謂許國冒占許嵩之田，決無此理，必是許國之父知實，批許嵩名下買入，其他諸位亦已耄年深，莫知首尾，無可參照。準法：諸祖父母、父母已亡，而典賣衆分田宅，私輒費用者，准十分法追還，令原典賣人還價，即典賣滿十年者免追，止償其價，過十年典賣人死，或已十年，各不在論理之限。儻許嵩尚存，訟在交易十年之前者，只是還價，十年之後，復與免追，且無可得田之理。自淳熙九年至今，首尾通五十七年，嵩户絶，悉無其人，豈得更在論理之限，合照見佃爲業，

漕司送鄧起江淮英互爭田產

照對江子誠於開禧二年以後與人鄧文禮田三契一曰九姑壇一曰大畈尾一曰水井續係親隣鄧震甫錢收贖內水井大畈兩項已嘗退訖唯有九姑壇田累年爭訟未有果決以此互相侵擾送作鬧此人情之所必致鄧震甫有親有隣徑行贖回本自合法追上江子誠之子淮英當官取問謂是未嘗告示之先已嘗退與鄧先為業見今九姑壇田產是鄧先之物於已無預又喚鄧先供對其說一同原出業人鄧文禮已死其子見在光州無從追逮竊詳江淮英之謀本是假鄧先影占鄧先之供

不過為江淮英孫認其實田在江子誠乃往往如故倘果是鄧
先所贖原已交業見今此田合是鄧先主之何緣更言每歲佃
種係鄧文禮之子鄧甫二用工中心既疑其辭必枝然鄧震與
鄧文禮為從兄弟鄧先與鄧文禮為親兄鄰贖之法先親後疎
鄧先既已供認收贖在前則鄧震甫無緣與之爭訟揆之於法
自有專條况其田原是典契業主之子尚存縱鄧震甫可得執
日取贖亦須退還無拄留之理合且聽鄧先為主異時鄧十一
收贖仰鄧先退業鄧先不服或賣與他人鄧震甫却以從兄弟
陳贖自合共意況入詞之初已嘗憑牒彥對定將大畋水井二

契退與寰甫將九姑壇一契遜與江子誠貿剗尚存要約可考實與批退一同不可謂之當問鄰而不問尤難受理其間因奪花利互相厮擊彼此各有說當雖經縣在鄉不曾究實當官不曾驗傷今經隔多日無從考究當自今准各自管業如更生事定行懲斷緣其間案沓不全照上兩爭人再憑供對參酌看定就先讀示合與其申聽自施行

妄訴田業　胡石壁

詞訟之興初非美事荒廢本業破壞家財胥吏誅求卒徒斥辱道途奔走犴獄拘囚與宗族訟則傷宗族之恩與鄉黨訟則損

鄉黨之訟幸而獲勝所損已多不幸而輸雖悔何及故必須果
能寬抑或貧而爲富所兼或弱而爲強所害或愚而爲智所敗
横逆之來逼人已甚不容不一鳴其不平如此而後與之爲訟
則曲不在我矣今劉締自是姓劉乃出而爲龔家論訴田地可
謂事不干己想其平日在鄉專以健訟爲能事在赦前固難追
斷然若不少加懲治將無以爲豪狡者之戒從輕決竹篦十下
劉良臣押下僉廳喚龔孝恭供對僉廳所擬反覆曲折凡千百
言龔孝恭之産去已久然可見縱是有理亦不應隔百餘年而
始有訴況理曲乎戶婚之法不斷則詞不絕龔孝恭杖八十劉

民臣照契管業、

隨母嫁之子圖謀親子之業　　胡石壁

李子欽甫數歲、即隨其母嫁于譚念華之家、受其長育之恩、凡三十年矣、其與的親父子何異、而李子欽背德忘義、與其母造計設謀、以離間譚念華之親子、圖占譚念華之家業、譚念華恩蠢無知、昵於後妻之愛、墮於李子欽之姦、遂屏逐前妻所生之子、勒令虛寫契子、盡以田産歸之于李子欽、今將李子欽所齎到朱契一十道、逐一點對、内五契是嘉定十年已後所立、五契是紹定端平年間所立、皆譚念華主之、其子譚友吉安、可擅自

與賣，紙出於譚念華之意，則所立之契，譚念華並合着押，何為嘉定間五契，紹定年一契，皆無譚念華押字，其所有者，獨紹定三年五年與端平元年嘉熙元年四契而已，又將投印年月考之，其嘉定間立契，內有三契係淳祐二年二月之所投印，相去凡二十四五年，紹定已後五契亦有一契是同時印者，相去亦有十三四年，以此兩項大節目論之，已於條法大段違礙矣，又據隣保所供，究實狀，李子欽係戊辰年隨母嫁譚念華，隨身並無財本，前父亦無田業，李子欽長成之後，亦不曾作何生事，並係譚念華與之衣食，與之嫁娶，其母阿魏，憎惡譚友吉兄弟，讒

於譚念華而逐之止存李子欽在旁凡譚念華之財物則撤傳與李子欽田業則假賣與李子欽至於屋宇之類皆一併為李子欽所有而譚友吉兄弟並不染指焉此豈近於人情也哉且譚念華之撫鞠李子欽過於親子則李子欽之視譚念華如親父則譚友吉兄弟皆親兄弟也父母在堂兄弟之間其四自為交易乎論至此則所立之契非特無譚念華押字者不可用雖紹定以後四契內有譚念華押字亦不可用矣揆之法意揆之人情無一可者而李子欽乃欲以口舌爭之其可得乎李子欽雖一村夫而其姦狡為特甚三十年包藏禍心以毒害譚友吉

兄弟苟可以遂其兼并之圖者無所不用其至使譚友吉兄弟
不以知禮則以不肖之心慮之久矣安肯遂之出外則安心於
出外勤之書契則說首以書契隱忍以至今日而後與爭哉其
意蓋恐重傷父之心耳及其父已死然後有詞於官蓋其勢有
不容已者矣官司若不與從公定奪惑於李子欽之姦謀以成
譚念華之私志則譚友吉之兄弟必將飢餓而死譚氏之鬼不
其餒而昔歐陽公作五代義兒傳有曰世道衰人倫壞親疏之
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今譚友吉兄弟為譚
念華之親子遭讒被逐而不得以有其家而李子欽乃育之豈

非友親疎之常理歟蕞爾小人雖不足以關世道人倫之興衰隆替然履霜堅氷所由者漸不可不早正而預定之也所合將李子欽齎到契書十道並當廳毀抹送縣行下本保喚集譚氏族長將譚念華所管田業及將李子欽姓名買置者並照條作諸子均分李子欽罪狀如此本不預均分之數且以同居日久又譚念華之所鍾愛特給一分所有離間人父子圖占人家産之罪郤難盡恕從輕杖一百

子不能孝養父母而依棲壻家則財產當歸之壻

德照榮隨王有成之父王萬孫昨因不能孝養父母遂致其父

母老病無歸依樓女婿養生送死皆賴其力縱使當時果有隨身囊篋其家果有田宅盡以歸之於女婿王萬孫之子亦當反而思曰父母之於子天下至情之所在也今我不能使父母惟我是字乃惟我是疾以我之食則不食以婿之食則食之以我之室則不居以婿之室則居之生既不肯相養以生死又不肯相守以死此其意果安在哉必為子之道有所不至是以大傷厥考心爾一念及此則將抱終天之痛恨不粉骨碎身即死於地雖有萬金之產亦有所不暇問矣況此項職田係是官物其父之遺囑其母之狀詞與官司之公據及累政太守之判憑

皆令李茂先承佃、王有成父子、安得怙終不悛、嚚訟不已、必欲背父母之命而強奪之乎、縱曰李茂先之家衣食之奉、殯葬之費咸仰給焉、以此償之良不爲過、王有成父子不知負罪引慝、尚敢怨天尤人、紊煩官司、凡十餘載、合行科斷、王有成決竹篦二十、

寺僧爭田之妄　方秋崖

妙緣院可謂無理而嚚訟者矣、執出砧基、獨無結尾一板、安知非經界以前之廢文、去其歲月、以罔官府之聰乎、其妄一也、以此詰之、則曰紹興十九年、江西經界已成、此其年之砧基也、況

無歲月何憑為紹興十九年之砧基乎其妄二也假如其說且為經界文書而吳承節公據又在紹興三十六年如此則前十年之文書久已為廢紙矣其妄三也吳承節公據乃官司倚坐勑旨將沒官戶絕田出賣明言承買妙緣院遺法田產時則此田乃沒官之田非常住之業其妄四也出賣沒官田產乃是紹興二十八年措揀後之公據請買之時歲月正合而謂之強占其妄五也吳氏納錢於官初非買田於寺而謂寺院香火不絕斷無賣之理其妄六也自紹興三十年至淳祐十三年為吳氏之業而一日興詞其妄七也合而言之此田乃妙緣院遺法沒

官之田官司之所召賣者於寺僧何與焉遠去於百年之前嘗訟於百年之後其妄八也枝閣案卷凡經五斷而章司戶所擬特為明允寺僧敢誣以為賄謂之怨斷其妄九也以交易法論類言之契要不明而錢業主死者不在受理今經百年吳氏為業者幾世寺僧無詞者幾傳而乃出此訟其妄十也僧中羅刹非斯人也而誰本合重科以赦漏網吳承節執據管業然緣砧基批鑿給付如敢違頑訟則訟在赦後幸不可再矣開示

干照不明合行拘毀　劉後村

置買產業皆須憑上手干照將券契所買桂仔黃荒田契內明言

文字拔兄藏佑後來仔貴又偷錢贖回則是以干照為據矣及以
贖回之契考之則地名青石橋也宗孚地也賣與潘舜若地名鐵
爐塘也田也畝也坐落東西南北四至並無一同詎青石橋地
契乃別項發干照鐵爐塘田契乃做空架虛不可行用之物柱
節夫所執砧基丙冊以節夫姪景顏家書傍照可見桂氏族人
自以同祖荒山推遜人情法意之所可行且於潘舜何預今乃
撰造淳祐三年買仔貴田契以梗節夫使之不得葬兄此何理
哉緣潘舜父子恃其銅臭假儒衣冠平時宛轉求乞賢士夫訴
文以文其武斷豪霸之迹前後騙人田產巧取強奪不可勝計

前提刑趙中書任內拒追年歲卒致漏脫趙中書形之書判案牘具存如挾取周氏阿劉孤兒寡婦之業已經官司定奪尚執契書不肯還人及送有司覈實僅還兩契猶有還不盡者當職所至未嘗罪一士人然潛彝倚赦拒追三兩月而後出其收執違法契字不伏賫出皆在赦後士行如此若使向後所贈詩文之賢士大夫為監司太守亦當痛治況已納粟為小使臣輒作潛監酒乃用幹人越經內臺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本合勘斷枷項押下本縣號令姑與引赦免斷所買無上手不可行用契二紙抹毀入案杜節夫照砧基管業放仍榜貴溪縣示

乘人之急奪其屋業　吳雨巖

張光瑞圖謀洪百四屋業，情節極分明，却因送鄱陽獄，反致情節含糊。今詳地頭體究，及詣獄引問，見得張光瑞屋與洪百四連至，平日欲吞併而不可得，爲見洪百四病且死，又無以爲身後送終之資，遂乘其急，下手圖謀。若欲自出名，必須洪百四逐人寫契，度其子未必肯寫，外人知其不出於洪百四父子之情願，亦必未肯爲代寫，遂自令其子張會七寫成見契，子既寫契，難以自出己名，又借女婿詹通十乙名作契頭，其謀可謂深且巧矣。當時盖已欺見洪千二、洪千五無能爲役，又且心欲得錢

殯殮其父必是俯首聽從又且借洪百四之光洪百三以長淩之意謂必無不可却不疑洪百四出繼子周千二者歸家不肯其張光瑞已視此爲囊中物冒急至將周千二捉打周千二既退聽則可以遂其所圖矣殊不思人不心服必有後患未幾周千二果與洪千二經官以驚死及陳詞且以所湊還未盡錢後把爲求和之物周千二等誣告固有罪亦張光瑞有以招之此事合兩下斷治若誣告死事若抑勒謀圖皆不可恕當時入狀係周千二洪千二其洪千二因訟而病死繼而周千二亦死天已罰之無身可斷其他張光瑞所執去使妄詞也不必問張光

瑞子寫契婿出名乘人將死奪人屋業子婿均合斷罪然此皆張光瑞使之罪在一身兼因此事展轉死者二人張光瑞豈可漏網從輕杖一百併餘人放其錢免監其業本合給還業主以其誣告不及坐罪業拘入官以示薄懲

契約不明錢主或業主亡者不應受理　方秋崖

讀刑臺台判詞燭物情亦既以鄭氏爲不直矣然鄭氏非則湯氏是二者必居一于此而兩不然之衆而歸之學官此湯執中之所以不已于訟也披閱兩契則字跡不同四至不同諳人押字又不同真有如刑臺之所疑者謂之契約不明可也在法契

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亡者不得受理蓋兩條也謂如過二十年不得受理以其父而無詞也此一條也而世人引法併二者以為一失法意矣今此之訟雖未及二十年而李孟傳者父已死則契之真偽誰實證之是不應受理也合照不應受理之條抹契附案給據送學管業申部照會

已賣之田不應捨入縣學　　翁浩堂

鄭應瑞與吳八所爭周村橋頭田年租僅五斗耳十有四年而不決者蓋吳八挾托形勢孔主簿應得擠庇之故今索到干照得見鄭應瑞買此業于毛仍二官人係紹定六年契吳八又於

瑞平元年買得毛仍一官人一坵在鄭應瑞所買田內此五斗穀田是也已而吳八將此田賣與孔主簿皆可以退聽矣不知孔主簿何者乃於淳祐二年將此已賣之田捨入縣學有倪權縣者不問來由大書明榜遽從而招受之若如此而可以承受是以吾至聖文宣王爲兼并之誅縣學之田當違阡陌矣其訛先聖汙學徒孰甚焉此非特孔主簿之謀也實吳八同爲之謀也吳八因是愈無忌憚不惟占種此土又復騷擾鄰里鄭應瑞非火葬之家水田非埋函之地蓋詐不得直而假葬地之名以爭之於此見鄭應瑞計慮之窮孔主簿吳八强不義之可畏世

道至此可嘆也哉吳八違法占田勘杖一百縣學榜引毀抹引
監未納租粟孔宅幹人權免追斷干照給還鄭應瑞管業併給
據與之照應備榜仍申使府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四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五

户婚門

爭業下

姪與出繼叔爭業　翁浩堂

楊天常乃楊提舉之幼子，出為伯統領後，本不當再得楊提舉下物業，今其親姪楊師堯等，訴謂天常占提舉位一千三百碩穀田，今索到干照，得見提舉訓武妻夏氏立為關約，稱訓武在日，借天常金銀會五千餘貫，訓武臨終，遺言撥此田歸還，果有是事邪，抑托為此辭邪，撥田干約在嘉定十六年，夏氏之死在

嘉定十七年，天常管業蓋二十三年矣，關約校印，在嘉熙四年，
又今六年，夏氏始訟，無所稽考，只據干照而論，則詞人師堯之
父監税，已曽預押，父不聲訴，子可訴乎，在法分財產滿三年而
訴不平，又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楊天常得業，正與宗
正不䏭，論其歷年已深，管佃已久矣，委是難以追理，請天常師
堯叔姪，各歸原管，存睦族之誼，不必生事交爭，使亡者姓名，徒
掛訟牒，實一羡事，如不伏所斷，請自經向上官司

受人隱寄財產自輙賣　　翁浩堂

江山縣詹德興，以土名坑南乎東頭長町田等田，賣與毛監丞

宅執出繳據于有淳熙十六年及紹興五年契兩紙各係詹德興買來又有嘉熙四年產簿一扇且載上件田段亦作詹德興置立不可謂非詹德興之業矣又據呂千五執出嘉定十二年分關一紙係詹德興立契將上件田段典與呂德顯家觀此則又不可謂非呂千五之家物也推原其故皆是鄉下姦民逃避賦役作一偽而費百辭故為此之紛紛也呂千五所供已明言乃父因鄉司差役將產作江山縣詹德興立戶即此見其本情矣在法諸作匿減免等第或科罪者以違制論注謂以財產隱寄或假借戶下及立戶名挾戶之類如千五所為正謂之隱寄假

借既立產簿作外縣戶，却又抛收詹德興典契在手，賦役及己則有產簿之可推，戶名借人，又有典契之可據，其欺公罔私，罪莫大焉。今智術既窮，乃被德興執契簿為憑而出賣，官司既知其詐而索以還之，是賞姦也。此呂千五之必不可復業也。詹德興原係呂千五之的親，故受其寄，及親誼一傷，則視他人之物為己有，不能經官陳首，而遽自賣之，在法即知情受寄詐匿財產者杖一百，詹德興受呂千五戶之寄產，自應科罪，官司知其偽而遂以與之，是誨盜也。此詹德興之必不可以得業也。西安稅賦陷失，科配不行，邑號難為者，皆因鄉民變寄田產所致，當職

或因索干照而見或閱版籍而知未能一一裁之以法亦未見有寄主與受寄人如是之紛爭也上件田畝以人情參以法意呂詹二家俱不當得毛監丞宅承買本不知情今既管佃合從給據與之理正兩家虛爲契簿並與毀抹案詹德興責過錢追充本縣及丞廳起造牒縣丞拘監詹德興已死呂千五經赦各免科罪詹元三留監餘人放

僧歸俗承分　翁浩堂

今觀何氏之訟有以見天道之不可欺人僞之不可作也何南夫生三男長曰點次曰大中幼曰烈大中出家死絕點有子曰

德懋七歲而父母亡十二歲而祖亡藐然孤兒茫無依歸烈乃德懋親叔父壯年當家所宜撫育猶子教以詩書置其家室以續乃兄宗祀豈不仁至義盡矣乎何南夫身殁纔及丙午德懋忽出家投常山縣茗原寺為行童以十四歲小兒棄骨肉禮僧為師在故家七十餘里外零丁孤苦至今念之使人惻然死者有知豈不含恨茹痛于九泉之下何烈之設謀用計何其忍哉故國家立法有曰諸誘引或抑令同居親為行童僧道規求財產者杖一百仍改正贓重者坐贓論正為此也自此何烈亦無親子遂抱養異姓子趙喜孫為男晚年妾生一男名烏老德懋

年齒漸老頗知家世始有不甘乃叔抑逼之心遂於淳祐二年歸俗長髮還與何烈同居何烈年老依違悍妻在傍愛子在側不能明斷勇決區處德懋分屋而居之析田以贍之德懋隱忍不免袖手以待乃叔之死叔死而訟興矣在法諸僧道犯罪還俗而本家已分者止據祖父財產衆分見在者均分何烈既已身亡所有規求一節且免盡法根究其何氏見在物業並合用子承父分法作兩分均擘繆氏子母不曉事理尚執遺囑及關書一本以為已分析之證此皆何烈在日作此桩點不曾經官印押豈可容私家之故紙而亂公朝之明法乎當職此判非特

為德懋計亦所以為繆氏計傳不云乎蝮蛇螫手壯士解腕謂其所棄者小所保者大也德懋之歸俗其何烈然身後之遺毒乎繆氏子母何以禦之萬一信唆教之言不遵當職之判越經上官爭訟不已則何氏之業立見破傷盡淨此其事理之所必至也業即令監族長併監鄉司根刷何氏見在物業索出簿參對與依兩分均分置立關書析開力眼當官印押以絕兩家之訟所有喜孫雖異姓子乃是何烈生前抱養自從妻在從妻之條

備榜縣門申州并提舉司照會

妻財置業不係分

翁浩堂

陳圭訴子仲龍妻蔡氏，盜典衆分田業與蔡仁，又與到蔡仁，則稱所典係是仲龍妻財置到，執出干照上手繳到阿胡原契，稱買與陳解元裝奩置到分明，則不可謂之衆分田矣，在法，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又法，婦人財產，並同夫為主，今陳仲龍自典其妻裝奩田，乃是正行交關，但蔡仁實其妻蔡氏之弟，則蹤跡有可疑者，又據陳圭稱，被蔡仁債計賃屋錢啜買，捏照條端平三年交關，係在三年限外，不應訴理，上件田原典價錢二十貫文足，爭端在父限內，雖不當聽贖，但蔡仁乃仲龍妻弟，其父陳圭既已有詞，則蔡仁自不宜久占，合聽從錢會當官推贖，今

蔡仁願以田業還其姊官司自當聽從案須引問兩家若是陳圭願備錢還蔡氏而業當歸幾在將來兄弟分析數內如陳圭不出贖錢則業還蔡氏自依隨嫁田矣庶絕他日之爭責狀附案

繼母將養田遺囑與親生女　翁浩堂

蔣汝霖之事久而不決者蓋緣葉氏不曾到官今准本州押下方見底蘊蓋葉乃蔣森後娶之妻蔣汝霖乃蔣森原養之子可以訴繼母乎蔣汝霖自合坐罪然亦其繼母之說有以使之契勘蔣森家業有田畝二百九十卜碩蔣森在時自出賣三十二碩

將森死後葉與兄葉十乙秀合謀措割其田業為三汝霖得穀一百七十碩葉氏親生女歸娘得穀三十三碩隨嫁葉氏自收穀五十七碩養老歸娘既是葉氏親生又許嫁葉氏姊子鄭慶由是葉鄭合為一黨而汝霖之勢始孤使汝霖能盡孝以回其母心謹禮以守其父業豈不盡善今乃遽將分到之業節次賣破其母妹安得不疑懼而防閑之母妹之情既隔於是汝霖始敢不遜而生訟矣隨嫁三十二碩已自合還歸娘隨身汝霖不得干預葉氏五十七碩穀田葉氏尚在豈外人敢過而問但葉氏此田以為養老之資則可私自典賣固不可隨嫁亦不可

遺囑與女亦不可何者在法寡婦無子孫年十六以下並不許典賣田宅蓋夫死從子之義婦人無承分田產此豈可以私自典賣乎婦人隨嫁奩田乃是父母給與夫家田業自有夫家承分之人豈容捲以自隨乎寡婦以夫家財產遺囑者雖所許但戶令曰諸財產無承分人願遺囑與內外緦麻以上親者聽自陳則是有承分人不合遺囑也今既有蔣汝霖承分豈可私意遺囑又專以肥其親生之女乎仰蔣汝霖今後洗心改過奉事葉氏不得咆哮葉氏亦當撫育男女勿生二心又不得使葉十乙參干預蔣家事務以離其母子汝霖且畧加懲戒決小杖二

士再把重治中州照會、

重疊交易合監契內錢歸還

姚立齋

看詳右院勘到江伸丘某手由事見得江伸四三於紹定四年四月就丘某三三借錢一百貫五月內將田兩段作一百貫足典契必成甫命名代父江應宗知契還丘某契內明言該供苗不離業丘某受其欺騙已收苗六年而不知江伸將其田重疊與徐吉甫交易訖彼此互論江伸却將別項從前已斷丘三十徐乙賭博錢事滚同誣賴主簿誤以丘三十為三三併將其契毀抹其實江某將田還丘三十者賭錢事也將田與三三者借錢

事也、在法有禁、毀之則宜、借錢人亦所不免毀遏矣、今江仲在右院、已供借立契錢一百貫足、內見錢五十貫足、官會六十五貫、其實但所寫典田一段是實、一段是虛、合引詐欺條定罪、司理以為賭博與借皆是違法、欲追錢入官、却未為是、照得准折有利債負乃是違法、今江仲於四月內借錢、五月內典田交易、在一月之內、未嘗有利、即不同上條法、況立契受其詐、原不知情、難以追錢入官、其田原未離業、合給還業主、但江仲不合虛寫田段、詐欺立契錢契、欲照條從杖八十照赦免斷、帖右院、押下縣監所供認錢會還立契取領狀申、

爭田合作三等定奪　　葉息菴

竊謂翁泰之田宜作三等分別，胡五姐之婚姻宜作二說剖判。翁泰未出幼之前，若有縣判者，則宜令見得業人管紹，與理為正行交易，此一等也。其無縣判者，方可坐以違法，但各人未免用過錢會，又況三經追擾，今欲泰用近降斷官田指揮，減二分外，更與裁減一二分，令得業人賣錢會赴官司承買，此一等也。翁泰出幼後所斷者，則係交易正當，合聽照契管業，此又一等也。至於胡五姐，則當究問從來是何人主婚，是何人行媒，是何財帛定聘，是何財帛回答，是何僞婚書，是何時成禮，成親之日會何親戚、

請何隣里宴飲用何庵厨如果不是禮婚則翁泰死後豈不盡之業合令管紹然但可食其苗利至於契書合寄官庫不許典賣如其不曾成婚則合責其父母及時嫁遣毋令失時若使其女奔走訟庭殊非美事鄙見如此若或可行則乞委精強官盡數追足真本契照及證佐研窮點對施行庶可息訟因依申取指揮准行下奉提舉常簿台判三等之說此建安知縣竪作戶絕尤為近厚牒下葉府判從所申再限半月許得業人各賫契照赴官逐一點對候諸契聚集後如胡五姐為姻與不為於其契中亦有可以參證者就契分別三等因之以正稽籍則其訟

當自息如出限不肯賣契赴官或是已論訴後旋投印或契內年月有揩改不即自首者並追人送獄根勘照條行次榜建陽縣

從兄盜賣已死弟田業

建陽佐官

照得在法交易諸盜及重疊之類錢主知情者錢沒官自首及不知情者理還犯人償不足知情牙保均備又在法盜典賣田業者杖一百贓重者准盜論牙保知情與同罪丘莊即丘六四者丘登之從兄丘登身死無子阿劉單弱孀居丘莊包藏禍心垂涎於從弟之方死衆指與丘新之立繼覬覦不獲姦巧横生

竟將丘萱三瞿里已分田五十種、自立兩契為牙、賣與朱府縣司當追到一行人究問、據丘莊已自招伏盜賣得賍來歷分明、引上丁千七丘得廣與之證對、情節無異、律之三人、罪安所逃、丘范一出、便反覆且稱縣獄所供盡是抑勒、惟有到縣初款及後來本廳供責方是本情、下廳既無刑禁、朱府之契累索不出、臺府有限、豈可久遠、何緣可得其實、但以理密察之、且如朱縣尉一位交易丘莊在縣初供、稱在幹人丁千七家立契、及到本廳供、則又稱本府四孫人來本里龍隱菴賍增與之立契、而朱縣尉宅幹人范寅狀、又稱丘范領丘萱到府宅、交關朱總領一

位交易丘莊在縣初供就總領位幹人劉廣逵言議立契交到
本廳供則又稱是淳祐元年十二月總領回位在本縣樊溪關
交易蒙總領台判送庫司陳提轄商議而總領位幹人王傳陳
狀又稱丘莊領丘萱就府宅投賣言語異同其僞可知況立契
爲牙領錢又出丘莊一手豈有交易之地尚前後如此差互無
儀非朱府名賢之閥閱祭對悉循理法此其交易斷不肯爲未必
不爲丘莊與幹佃帶所誤耳丘莊本欲蓋情根究欲且照條勘
下杖一百枷監丘莊自就朱府請出原契赴官比對若果是丘
萱親筆官司當別與施行也若是無契可憑或是蹤跡可疑即是

盜賣官司却與定斷監賍立注自當備價過錢交還朱府其田合還阿劉仍舊照契佃却不許非理與贊丁千七丘德廣立原三欲獄降免科餘人且着家聽候案具定斷因依申縣更取自詳酌施行仍回申憲府照會、

姪假立叔契昏賴業事 建僉

事有似是而實非詞有似弱而實強察詞于差殆見情僞善聽訟者不可有所偏也今覩貴性甫貴文兄貴宮之訟昨來僉廳所擬謂曰不然及反覆按查則有大不然者貴文既兆仲之孫子、過房與老者貴性甫兆仲之親叔過房與縣尉者貴宮是游氏

之子性甫所抱養者過房者從本房抱養者從所養性甫與文

虎為姪文虎合喚性甫為叔賈宣與文虎為兄賈文虎合喚賈

宣為弟觀文虎之詞以叔父見呼性甫以游意見呼賈宣倫

法之不明邪抑意嚮之有在邪善聽訟者要當深察乎此事者於

來僉廳所擬問得其情至於剖決之際未免真偽混淆是非易

位僉廳盍申言之勉仲之妾嚴氏歸于性甫者紹定之巳巳也

彼時勉仲無恙是雇非雇有物無物既由所生由子復何說僉廳所

謂兄既歿遽置嚴氏於其家毋乃未之考邪性甫之因與與文

虎者寶慶之乙酉也彼時文虎尚幼勉仲猶存不印契不割稅

不收租不管業果何所利而交易又何所見而不管業僉廳所謂文虎先將錢典性甫田毋乃失之偏聽耶今據賣到與分紹定六年四月初三日印押分曉然寳慶乙酉之原立是且九年矣能印性甫之契而不能收租割稅管業其意安在豈當而能逃耶若謂之富則文虎承分之業已破蕩無餘亡兄之業復盜賣殆盡何獨不賣二十二年淳佑七年也無租無稅之田豈獨爲伯留耶縱使果爾亦自發覺況不兩乎況因性甫有詞嘗兩責罪狀于縣以爲委的無上件遺囑摽撥等文字乎今而有之則性甫所論信不誣也縣司昨來辨驗已見差異僉廳今來再行考究不能無

疑及撥文虎賞出勉仲撥田與嚴氏遺囑則其字同其印同印之年月並同僉廳思之嚴氏既歸性甫則自隨之業合歸性甫嚴氏既立通判戶下夫何遺囑印於文虎之手收租於文虎之手然則文虎假立二契者何意亦曰勉仲之業非我得有嚴氏吾母也得以與我性甫之手抱養異姓盜印此契以臨異姓藉以為騎脅之資性甫覺知安得不訴前此僉廳所擬云失今不理從世必為子孫憂此誠得其真情也賈氏之族枝多葉必抱養異姓性甫豈得已哉前此僉廳不正知此情使追游窟既為性甫所養即從賈姓立名賈宜吳除附給據件件分曉在性甫則為父子

在文虎則為兄弟子無咬父之條父罪亦不及子奈何偏聽使行追逮官司若不為果決優與拖延則七十五歲之翁不保其往而文虎得行其志矣欲將買宣先放却將偽契毀抹附案仍將寄庫官會責還性甫交領庶使知臺府清明不至為欺偽蒙蔽所惑文虎原買須去性甫留利錢舊會三百貫道合與不合追理呈奉知府楊侍郎台判擬判甚當並從行責文虎領過性甫留利錢會責限還性甫取領狀申

典賣園屋既無契據難以取贖　葉暘

曾氏兄弟先正之孫名宦之子也殆之所觀法當使孝友著聞

乃為不墜先訓今乃不然始因爭奏存恩澤不知弟先兄而得官此固爲父之命爲兄者何得有詞然弟既得官當以遠大自將凡百少遜其兄以補之則怨自平矣今又不然不惟不遜只或從而掩其有則其兄之憤憾何從而釋哉自此遂致有起爭端陰結黨類兄或資人以窘其弟弟或使人以害其兄無非以橫逆相加以陰詭相陷以天倫之厚而疾視如仇讎以骨肉之親而相戕幾豺虎紛紛訐牒曾無虛月官司非不知之如前政趙知縣所判已得其大槩然竟無如之何良以縣道權輕彼挾官勢勸之以理則彼有所不從繩之以法則此有所不敢是以

其訟方興而未艾譬如縱火焚薪薪若不盡火無滅期當職到任之初首蒙縣判送下胡應卯曾崙互論贖園及爭揩衆葬等事孜閱案牘披詳欵狀詳加體問因知曾氏兄弟起訟之由而前所謂陰結黨類兄弟資人互相贊害者胡應卯之徒即其人也請試就胡應卯贖園之事而論之在法典田宅者皆為合同契錢業主各取其一此天下所通行常人所共曉胡應卯生居縣市豈不曉此自稱與蕭邑園居與曾知府而乃無一字干照今人持衣物就質庫解百十錢猶憑帖子收贖設若失去衣物尚無可贖之理豈有田宅交易而可以無據收贖也哉先發縣

司不知憑何干照與之交錢銜印契之出假管業雖有聯送司
台判寄錢給據然據胡應卯備詞自合備前後詞情具申聽候
行下以此推之案吏情弊顯然不過以為曾縣尉先交錢五貫
且不知曾縣尉憑何文據見得是與卒先交錢今人有產業誰
不愛惜必不得已而後退贖曾縣尉父所置田園屋必欲使胡
應卯得之不知果有何意曾棆稱蕭屯園屋為其父管業雖無
正契而有交錢手領趙判縣已謂可以傍照又案到丁子昭推產
縣案兩處皆說已轉賣與曾知府如此則棆有三項傍照蕭屯
園屋是賣官司豈應捨三項之賣而從無一字可據之典哉今

為胡應卯之詞者，不過曰曾榆執正契，而曾榆又自執出其弟曾縣尉批稱契書係曾榆一併交納之文，前政陳主簿已見得契書在其弟處矣。如此，則曾榆何從而得正契也哉。又詳所爭蕭地園屋，其地利甚微，而胡應卯之所以必欲得之，曾縣尉之所以必欲歸之胡應卯者，蓋曾縣尉為其兄曾榆逐出外縣，而不支公堂錢米，其蕭地園屋下，都係置買項公堂米穀之所，曾縣尉無以發其憤，故必欲奪之，以歸胡應卯，而資給胡應卯為無已之訟也。今來不審到本廳，以其各是名宦士類，吾再三勸諭，使之從和，無奇可以全其恩義，而皆難以告語，故不敢復以官卑位下

為懷只得從公盡情言之雖招仇怨有不暇恤所有胡應卯所論曾掄贖蕭屯園既無契據雖以收贖縣司先來所給無憑公據合繳回縣案收毁所有寄庫錢合申縣給還胡應卯候分折之日若曾縣尉得之却贖與胡應卯未晚也所爭桑葉據供係胡應卯父子帶領裴丙子等採去今園既還曾知府則桑利合入有理之家案後追裴丙子供對理還曾知府宅又照得曾職下僚小官盡言無隱其曾氏兄弟之訟方膠轕而不可解此必不足以弭其爭然竊謂官司既不能弭曾氏之爭如胡應卯之徒朋而翼之猶可縱而不治乎合申縣衙乞備榜曉示一應今

後詞訴有與曾氏兄弟干涉者，非弟使人訴其兄，即兄使人訟其弟，並與根究來歷，將姦合教唆之徒，痛與懲治，則曾氏之訟庶乎其少息矣。干照除胡應那公據外，並當廳給還。徐八五皆供對桑葉事，餘放。

物業垂盡賣人故作交加　人境

竊見退敗人家物業垂盡，每於交易立契之時，多用姦謀，規圖昏賴。雖係至親，不暇顧恤，或浸沒其界至，或異同其筆畫，或隱匿其產數，或變易其土名，或漏落差舛其步畝四至，凡此等類未易殫述。其得業之人亦或相信太過，失於點檢，及至興訟，一

府官司又但知有憐貧扶弱之說不復契勘其真非真是致定奪不當詞訴不絕公私被擾利害非輕今來莫世明親生三子如虎如墳如江昨於存日將戶下物作三分均分立關書三本父知號外兄弟三人互相簽押收執為照是時即無如山名字參錯其間外有買人黃大址立竹峒等處田地及桑木大絹等物關書內亦聲說自後許作三分均分與莫如墳如虎如江管佃不得妄有紛爭未嘗有如山名字干預其數其莫如江於嘉定七年將白竹峒田立契賣與王巡檢戶下行之印契管業已經四載今年八月卻據莫如山經使府論訴莫如山實過已分畀

幻物業准台判送下速與追人究勘審實從公理斷申當職拖

照崇祖得見莫如江當來賣田契內明言係自己受鬮分撥到

查

父世明物業又明言不是瞞昧尊卑仍與親房外人即無交加

如有一切不明並係出產人自管理真正契照分明如此莫如

山何敢妄狀陳論止緣上件契照之末有莫如山知押數字遂

執此以為興訟之端然據莫如江狀詞內聲說邢米交易之日

托相識周枋代作莫如山名字批押且人之交易不能親書契

字而令人代書者蓋有之矣至於着押最關利害豈容他人代

書也哉今其莫如山本非有分之人莫如江自賣已業乃使周

祐代書押字則是莫如江立契之初亦既包藏禍心久矣其主行之與莫如江本係表親平時相信固不逆其詐而莫如江亦自以詭計得行為喜殊不知交易有爭官司定奪止憑契約所來莫如江賣田契內具載係是已業與內外人無交加分明如此其父莫世明親手分析關書具載與如塡如禿如江三分管佃即無如山名字分明又如此至於莫如山妄狀論訴其莫如江欵詞供吐却與原立契照及關書文約具載一切相反及再將前案研窮參對莫如山初詞稱奉母親令衆兄將亡下田地分撥四分續又稱父世明存日隨分田地前後異同全不相照

悳況其録白干照即非經官印押文字官司何以信憑顯見是莫如江計合莫如山將同作套妄狀論換王行之意在昏賴欺騙彰彰明甚官司豈可視契照爲文具而聽其妄狀論換善民以啓昏賴欺騙之風也哉今照條科坐莫如江及如山各勘杖一百其已賣之田何得業人王行之照原契管佃追敢自

台旨施行

措改文字　入竟

照得龔敷與游伯熙等互爭管四十八都第一保承字二百八十七、二百八十八號、二百八十九共三號地兩下各持其說官司

初亦未知其誰是誰非及將本廳出產圖簿與兩家所執干照參對得見二百八十七號及二百八十八號地見係熊數管佃二百八十九號地見係游伯熈管佃其二百八十七號地計五畝田十步其二百八十八號地計四畝一角三十二步參之官簿並無毫髮差殊其二百八十九號地據游伯熈干照內具載計一十畝五十五步參之官簿却只計五畝一十五步及與之研窮契勘乃是續於干照內增益畝數更改字畫濃淡踈密班班可考況各人管業年深前此即無詞訴是則游伯熈用意包占熊數地段分明合押兩爭人到地頭集鄰保從公照古來塹

界標還付兩家管業。今據龔敷所陳，乃稱古來活樹籬塹，已被游伯熙鋤斫，然亦須有鋤斫蹤跡可考，併仰從公指定標還，不得觀望。如再惹詞訴，定追鄰保勘斷。

田鄰侵界　以此見知曹帥送一削　入境

照對准縣衙委請標釘，聶忠敏與車言可所爭之田，當職拖照其使府台判，如本人贖回祖產，分明車言可有揩改圖簿實跡之中有無揩改，雖事涉曖昧，然其供具原買車迪功田米畝四至，與見爭田段四至不相照應，及追索聶忠敏贖回歸鯨與契，雖止據賫出本人批退文字一紙，然與上鄉司供坦當廳點對稅

等其訴忠敏已的於嘉定八年就韓鮮戶收回產錢七十二文、
參之祖上砧基簿內具載產數則無同異至正月二十二日躬
親前去定驗得見其地頭田段疆畫異殊不淆雜仍多方詢
訪得之衆論皆曰聶忠敏祖聶仕才原有田三段計三號自北
而南上流下接總而言之東至曹門院山西至黃推官及何廖
與張大宗嗣宗田南至阿黃田北至東言可原買東迪功田土
件四至分明但內有南畔一至本是聶仕才田與阿黃田相抵
緣經界之初聶家開墾土力不具為西向田鄰張大宗兄弟侵
占耕作後來張家兄弟相繼傾亡其家將所侵占田并已田同

立契出賣，凡經數年，而後歸諸黎彥隆、韓國威之家，自今與阿黃田相抵者，乃黎彥隆、韓國威之田也。當遂（追）上田宅牙人凉達、同鄰保等人，將車言可、聶仕才、黎彥隆、韓國威四家毗連之田，對衆從頭打量。據黎彥隆所買上手張嗣宗田，原計六畝二角零一十八步，今打量出剩一畝有零；韓國威所買上手張大宗田，原計五畝三角五十四步二尺，今打量出剩二畝有零；所有車言可原買車迪功田，共計一十二畝二角一十七步，今打量已有一十二畝三十八步，雖虧折一角有零，然其見佃頭北來有一坵，衆證爲是車言可排佔，當聶忠敏抵係車迪功所賣田

段章言可堅執不許打量已自使人未能無疑及再相視其田內洪水推損去處崎嶇曲折難於牽繩者尚有遺地以此等地等配其虧折奇零之數亦既有餘矣至於聶仕才之田僅計七畝二角二十一步三尺今打量止有五畝三角二十三步却近自虧折二畝推尋其數必是洛在彥隆韓國威兩家出剩數內無可疑者然聶仕才身故之後其子孫豈不頗諒理或者亦自知其經隔年深姑且據見在畝角承佃而已今來章言可又欲以所買章迪功田契內八百八十號而爭占其八百八十一號之田官司若不與之主盟公論深恐聶忠敏田段畝角自此

愈見侵削、將來何以供輸二稅、竊意聶忠敏昨經使府論訴、亦不過欲正其疆界、不至再有虧折、庶幾向後供輸免有逋負、此其情誠可憐也、況聶忠敏所供東西南北四至與其祖來砧基簿具載四至、節節明白、並無差殊、而車言可所供四至與見爭田段四至、只有一至相合、自餘三至、並不相照應、謂如八百八十一號、東至晉門院山、西至黃椎官田、南至聶仕才自已田、北至車言可所買車迪功田、其車言可所買車迪功八百八十號田契、具載乃是東西北皆至自已田、南至黃椎官田、其不相照應如此、官司何以為憑、又礮車言可口稱田鄰皆是聶忠敏

之賞。獨有汪彥祥備知田段的實，今據汪彥祥責立罪賞狀，亦明言見爭田段係州忠敏之田，是的在車言可，又復何說。仰畫忠敏車言可各據原收干照，依未爭前疆界管佃，不得妄有爭占。如再枝蔓，以為公私之擾，合行科坐。今畫到地圖，連粘在前，更取自台旨。

爭山妄指界至　劉後村

俞行父傅三七爭山之訟，昨已定奪，而行父使弟定國妄以標撥界至為詞，奏合保司，意欲妄亂是非，當職欲將俞行父重斷，有祖主簿者來相見，自稱是俞行父、定國表親，以行父兄弟為

直，以傅三七為曲，當職尋常聽訟，未嘗輒狥己見，惟是之從。尚恐祖主簿所言有理，遂委縣尉定驗，及縣尉親至地頭，視上簿欲以干縣尉，縣尉不敢納謁，祖主簿不勝其忿，將緊切鄰人藏匿，公然用祖主簿條印封閉鄰人門戶，不容官司追喚，既而縣尉見得俞行父所買山去傅三七所買田凡隔一塹二山二豪，判然不相干涉，祖主簿俞行父定國自知理曲，不伏官司定奪，輒用不潔，將傅三七新墳澆潑作踐，小民買地葬親，與行父定國兄弟無相侵犯，始則假作保司朱記，假作究實，變白為黑，改東為西，中則買貪保司，共為欺罔，終則挾寄居以求必勝，且祖

主簿姓祖而干預姓俞姓衛人之訟無乃不干已乎至於封閉隣人門户將不潔潑人墳墓此豈賢大夫之所宜為建陽乃名教禮義之邦諸老先生遠矣不可見矣游郎中家居縣後無一事到縣無一事囑託官宋侍郎貴為從官俞書帶切切然恐幹僕騙擾村民祖主簿其行不高於朱游名位不貴於郎從遂有使豪悍氣武斷鄉曲之意良由縣令人微望輕不能主張百姓使村民被脅居屈壓空自愧顏而已俞行父祖父將仕用錢三百貫買劉德成田三坵山十二段委屬可疑大凡置田必憑上手干照劉德成形狀有如乞丐所賣田三坵山十二段乃其憑

大保長憑佃作上手干照不足憑據今亦未暇論此但傅三七所買劉八四山與俞行父山全無干涉先給還傅三七管業安葬行父定國待豪富壓小民挾寄居抗官府各勘杖一百拘契入案追劉德成對上手來歷幹人責戒僞狀

揩擦關書包占山地　翁浩堂

方伯達徐應辰所爭岡頭山地時不決今喚到各人賫出干照得見方伯達親叔方六一將上件山出典與徐應辰之叔徐千四千四有男名煒見存方伯達以祖墳在山於嘉熙四年曾將錢八貫四百足就原得業主徐煒邊收贖有徐煒當年錢領上

明言赤契稅契未見方伯達將此領經官投印訖徐氏之族既已得錢不伏推業有徐應辰者乃徐燁之族弟也事不干己入脚爭山輙將祖上關書指摽一行塡作二保兩字占人一畝之山奏外段園山作契欲行包占當廳令書鋪辨驗揩擦改寫字跡曉然又且外段園山四字與鄰上土名全不相應只欲以二保兩字占人一畝之山徐燁不伏出官專使應辰到官強辯若一房得錢一房占山而可以得志則強有力者皆可以橫行鄉閭而國法可廢矣徐應辰勘杖一百關書附案墳山還方伯達照已贖田管業給榜示地頭催追未到四名、

爭山各執是非當參旁證

照得曾子晦與范僧爭論山地，自有兩項。一項鷂龍山，已經使府結絕，不當復問。今來所爭，却是宋家源頭山。此山原是楊三六業，賣與范崇，契內具出四至，分晚載錢六貫，乃紹熙九年十一月立，至紹熙十三年四月到官，此范僧之所據也。後來阿黃同男范僧將黃挽園并山賣與曾大機，宜載錢六貫二百文，却不曾具山之四至，以嘉定二年九月日請紙，於紹定二年八月投稅，此曾子晦之所執也。在法交易，只憑契照，既是范僧同母親將此山立契賣與曾子晦，則既賣之後，寸土株木，自當還曾

子晦掌業縱有原契豈可復用在范僧夫復何說詰其所爭者
不無白馬蓋曾子晦所執之契內明言男將風疾無錢醫治自
是范僧小牌何貴立契范八依書范僧亦實於其間但曾子晦
以為范僧親簽而范僧以為不曾簽契領錢曾子晦以為范僧
親領錢而范僧以為不曾領錢曾子晦之說以為當初果不曾立
契范僧何不爭於三十年前而却爭於子晦既論之後為范僧
之說則以為當初果曾書契曾子晦何為半年不肯把契出官
却先以假偽文書執出冒占在法典賣過二十年錢主俱存而
兩詞柄鑿如此況書契之人並無一存可以為證本廳既難根

究向緣不得實情故未免令兩家在外和對其意無他亦以曾子晦乃得業之家詭借乃失業之主雖愚者已知其有鄭息之勢所以官司再三勉以虞芮之成蓋欲彼此永絕訟根免至頻頻紊煩官府耳今兩家既堅執所長當職只得從公區處蓋宋家源之山厥直甚微而山上所植松杉之木為利則甚厚詭借未與伐木之際此山固不知其孰主詭借既賣木之後曾子晦即經官有詞是兩爭之意不在山而在木也又從兩家之詞斷之以平心之論蓋曾子晦以何黃嘉定二年所賣立契而主此山則可以曾子晦父知府所載寶慶元年支書而主此山則不

可緣支書所載之山係土名宋家源與宋家源頭想是兩處況又是宋五山四至之中又有一至范家山不知曾子晦之與宋五交易在阿黃之先邪亦在後邪惟是曾子晦當初不便將此契出官呈覆却先把支書以為憑宜乎范僧之嘵嘵不已故官司以其支書者併以契疑之外此又有一說可以參證據范僧之兄范八曾將黃梔園與曾子晦交易建陽鄉例交易往往多批鑿有分支書曾子晦以為黃梔園及宋家源頭山並不曾批鑿而范僧執以為只是黃梔園曾批而此不係賣過即不曾批今僧所分支書見留在使府司戶廳若是兩項山下園俱不曾

批則曾子晦之說為是此山合還曾宅管業如是黃捷國曾批則范僧之說為正而曾子晦之契尤有可議此本文字既難得參詳使府嚴限不敢有違案具所擬事理申取自使府別委官點對結絕庶得公當契書合給還取領

經二十年而訴典賣不平不得受理　此條當在前

吳生所訴范僧妄認墓山事索到兩家契照呈送司戶看詳據申范僧兄弟三人長誠之次元之末倅僧開禧三年已立支書分析印訖曾宅係於嘉定元年十月內買范元之鵝巢山下之山范七六為牙以三十餘年賣主范元之已身故無憑喚對申

府帖縣差無礙保正前集隣從公勘會今建陽縣申據保正常吉同隣人饒五九狀稱范元之嘉定四年身故即無子孫又稱鷄籠山下有曾知府靈安人江孺人三墳三十餘年又有王家古墳即不曾見范僧有投安葬在山又稱開禧三年范僧經官分析范元之在日分得晚田賣與夏秀才園賣與華氏兄弟總園併山賣與曾知府宅某照得所爭之山范元之賣與曾在嘉定元年范元之身故在於嘉定四年范僧今以淳熙三年之契爭埋謂山內有所養母阿黄及兄誠之兩墓曾宅又指為王氏古墓但范僧不爭於曾宅安厝之時而爭於曾宅陳論之後今

勘會即無范僧有墓在山之說曾宅掌業安厝既已年深合還曾宅照契管業所有山内見在墓穴亦不許曾宅開掘仍帖縣照應取台旨奉主侍郎台判諸典買田宅經二十年而訴典買不明者不得受理曾知府所買范元之墳山三十年若是范僧分業何不於曾宅所買之時陳訴況前業主俱亡亦不在論理之限開示范僧餘照僉廳所擬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五